

试论陶渊明的隐逸与人生志趣

刘海东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 徐州 220009)

【摘要】陶潜性格高洁,志趣清雅脱俗。厌恶官场,超脱世俗,陶醉于宁静和谐的山水田园,向往远离尘世喧嚣繁杂的恬静平和的生活。细读其作品,能从中参悟出不一样的人生哲学。

【关键词】陶潜; 隐逸; 人生志趣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从陶潜的《归园田居》组诗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然厌倦了“活在樊笼里”的日子,而热爱“园林无俗情”的远离喧嚣之境,因此他在“缅然睇曾邱”的时候会常常有“欣然有会意”的愉悦之感。陶潜从大自然中看到的只是自然本身,而这种感受源自他所接受的哲学理念。陶潜虽然受到过老子庄子哲学思想和东晋清淡玄理之风的影响,但是他的文学思想中主要还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所以陶潜对于世俗中的酸甜苦辣和悲喜哀愁看得十分透彻明了,而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世界的想象却如同雾里看花。

陶潜归隐山林之后,欢欣鼓舞的投入大自然宽广的怀抱,欢呼跳跃地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佳句,避开了世俗的喧嚣与烦恼,展现了他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正是有了这种心境,诗人才会悠闲的在东篱下采摘菊花,无意抬头,却看见被群雾缭绕的南山,诗人是那样的超凡脱俗,那样的怡然自得!采菊时闲适自在的心情正好与南山美妙的景色相互映衬,心与物遇,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歌咏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佳境,这是诗人无意中看到的景色,趁着南山那美好的黄昏与晚霞的映照,飞鸟都结伴飞回山林,万物随性而动、自由自在,就像诗人摆脱了官场的束缚,无拘无束、闲适自在一样,他在这远离尘世的净土中悟出了人生和自然界的真谛,收获了恬静而自由的心境。《归园田居》组诗五首是他思想得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灵魂得到洗礼后对农村田园趣事、生活风貌的形象描述,是诗人辞官归隐山林后耕种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五首诗描述了他躬耕垄亩为生、淳朴安逸的乡野生活。虽然看似平淡无奇,但其内蕴醇厚、感情真挚,表达了诗人悠闲恬静、欣然自得的愉悦心情和对人生超然境界的美好憧憬。闲云野鹤般的乡野生活使诗人和习惯了早出晚归、精耕细作的广大底层贫苦农民更加亲近,诗人告别了往日的听香饮茶和朴实憨厚的农民朋友相处友善、往来密切,还一起谈论农作物的生长情况:“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和农家近邻同桌共饮、欢快小酌,不需要山珍海味、醇醪美酒,以“只鸡”为菜肴,配上自家酿的熟酒,就已足够:“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他对做官看的很轻,更看重天伦之乐、骨肉之情:“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诗人的田园诗表现出丰富的乡野田间生活内容,凸显出自然淳朴、深厚醇美的风格,还富有清新隽永、恬淡和谐的意境,陶诗的恬淡、自然,所描绘的景物多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饱含着他真挚的情感,体现了诗人独特的个性特征。他还善于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诗歌中的形象融为一体,使看似平凡的素材展现出不平凡的意境,这种景、理、情三者交融所形成的意境非常和谐,反映出

诗人自在悠然的超脱心境与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与此同时,也是对当时官场污浊与现实黑暗的一种否定,其诗“深含意境之艺境,突现自然之纯然”,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他笔下描写的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与宁静优美的自然风光,往往令人心驰神往,千百年来触动着无数心怀向往的尘世之人。其作品内容对社会生活、人物精神风貌形象而深刻的阐述,让读者的思维跟随诗人的笔触自由地翱翔,使读者的心灵得到净化,灵魂得到洗礼,思想得到升华。

陶潜坚决保持高洁的志趣与人生态度,在严霜的淫威与残暴下绽放的菊花以及在寒冬中坚强不屈,像山峰一样高高耸立而不凋的青翠的松树,正是诗人傲然挺立、不屈不挠、坚守自我性情的象征。也正是他的这种孤高、“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节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博大情怀,使得他与阿谀奉承、尔虞我诈、奴颜媚骨的官场格格不入,仕途无望,他只有归隐山林。他在《咏贫士七首》等诗作中还突出表现了固穷守志、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高尚纯洁之士,那些隐匿山野丛林,不问庙堂之事、不贪图世间名利的世外清修之人,虽然蛰居丛林山野,隐迹埋名,不问世事,但是晦迹韬光、怀才抱德,希冀有朝一日能够扫尽阴晦,还世间一个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美好幸福社会,百姓安居乐业、自食其力。这种淡泊名利、视钱财如身外之物,无拘无束、自在逍遥、坚守自我的傲世风骨,不仅仅展示了他崇高的道德情感与理性内涵,同时也凝聚着他“本我”“真我”的性格志趣和愤世嫉俗、高洁的人格魅力。陶潜一方面表现了远离尘世、归隐山林、坚守理想保持高尚和自由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对污浊黑暗的社会风气和腐败堕落的朝廷表示了强烈地厌恶与憎恨,更深藏着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不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流传千古的佳句,千百年来慰藉着无数面临困境的文人雅士,也是他们灵魂的寄托。陶潜不只是一个古代文人,他还是一种社会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在如今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人们迫切需要陶潜的清静寡欲来调节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抚慰失落和干涸的心灵。

品读陶诗,世人敬仰他不慕荣利的道德情操,他使人们在那个动荡黑暗的社会中似乎看到一颗高贵的灵魂在痛苦挣扎。以我愚见,陶潜的隐逸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他对自己个性的坚守,坚守自己的理想,捍卫人格的尊严,渴望心灵的自由。他的田园诗就像一缕清新的风,一股清澈的泉,抚慰与滋润身心疲惫的人们的心灵,其诗作散发出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那个慢慢长夜里闪烁着进步的光辉,其意义具有跨越于时空的深远影响。

(编辑:陈岑)